

聖

歇菴集卷之十九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會稽陶望齡 著

門生喬時敏校友

謝伯美

陶爽齡

訂

商

濬

弟

陶祖齡

閱

館課

賦

述志賦

維東揚之奧閩今日無餘之舊都紆川巖之清淑
今繫靈哲之所廬遡余系之云邈今玄冑紹於陶

唐美厥土而安宅兮肇德里而允臧伊余躬之孔
辰兮值先烈其猶未墜嗟荏弱之脅惑兮情顛顛
而鮮惠踰跬迹而已卻兮望敦丘而猶躡器與時
而多選兮材繼志而弗信雖矜容而好飾兮終歷
齒而齟脣長不譽於州部兮幼鮮聞於鄉曲託微
寄於縑緗兮傲卑棲而自局發蒼水之閎藏兮歷
羸皇之遺躅要閹史於崇椒兮問幽人於湖曲儻
憑噫而超踔兮覽皇運之休嘉爰布著而假筮兮
曰利賓於王家竦修缺以倣裝兮紛長珮之嗒嗒

遵天衢而遠蹠兮去下里之喧誇噍黠飛之弱翰
兮呈彌天乎網羅鐘鏗鏘而駭禽兮軒纈紛乎寵
鶴麕慶係於車箱兮遂踰跟而高躍覓征營而恂
悅兮聊撫心而戢志維承明之峻密兮列椒蘭以
爲植奉大雅之惇誨兮振華纓而來旣翱翔白玉
之館兮傑宿青綺之被花茸茸而鎖院兮艸業業
而爲臺凌玉清而遡紫虛兮況方丈之與蓬萊睽
恩重而身輕兮若據鼇而虞抃將沈處而浮居兮
非余心之所善羣朱儒以爭飽兮入金門而逃世

儕優笑而鶩進兮競周容之泄泄雖依隱而譎諫
兮信流風之云翳吾丘興於格五兮終又媼之以
長纓馬工文而鉅麗兮羌長慾而勸淫禹橫經而
作師兮紛彬彬於鞏悅辟數子於大道兮何異於
甌棲之耆芮抱前修之遺則兮求賢聖之所經汨
余懷之靡及兮耿申旦而未寧聊假寐而宴息兮
發六候於精誠洵浮虛之爲疾兮余夢適於羽民
之國忽衝騰來余御兮矯垂天之健翼歷星辰而
上捩兮屆太一之所處命罕車以爲載兮敖客諱

而揖予閣道竄以難窺兮關梁舉其可渡涉五潢
而止舍兮九旂縮以先路蹈天苑之閔曠兮倚旄
頭而遙矚憤貪狼之僇狡兮夫何封豕之咆勃吾
令白虎主伐兮鞭列缺以舉燧慮豐隆之我欺兮
逗壘壁而左次揮天桴兮擊河鼓威弧奮兮玄戈
孔武欲往徂兮余無馬時甚良兮日吉余將遊兮
營之室乘雲兮高驤觀八轂兮駝天倉信匏瓜之
不食兮何牽牛之服箱心侘傺而弗舒兮逢巫咸
之來謁指閭闔其非遙兮靈瑣開而未閉時冉冉

而易邁兮羌何爲兮陸沈匪帝聞之我禦兮紫宮
蓋嬖媚紆鬱而嚴深盼開陽而少憩兮聞嘈嘈之
廣樂方超超而欲進兮忽覓開而形拓整容儀以
惟憶兮軫噩夢而狐疑聞達人之大覺兮願順風
而占之曰道無軫兮物有方小不可以謀大兮短
不可與汲長彼俾人之極皆兮奚足以睇乎喬嶽
騫鯤鵬而遐徙兮詎僉調於蜩鷲昔放勳之峻烈
兮巢乃訾其弗清惟貞觀之旁礴兮杞愒愒而憂
傾固小夫之帽隘兮蹇多懷而好誹彼大道之孔
夷兮乃偶時而委已棲澹泊以爲廬兮游逍遙以
爲庭繚貞固之修櫪兮抗仁義之華薨仰塊北以
陶化兮固於何而有所貴哲人之純德兮亦捐
美而去醜蘭翳芳於幽崖兮亮駢滋乎蕭艾玄駒
敖於封丘兮齊旄象而稱大羶匪慕以競時兮膏
匪焚而邀害不近名以立辟兮固聖賢之所佩重
曰撫躬迪訓心所躉兮維德之宅勿隨靡兮外適
常足內豐豐兮修身繕性事君子兮委命不二惟
所使兮

詩

帝京篇

地軸幽燕壯星辰北極尊向明開帝服面勢敞天
門天門帝服何雄麗到處烟花夾朱第崔嵬古臺
黃金築迢遞離宮白玉砌儲胥百萬護嚴更十二
交衢繞鳳城見啓北門封將校新開左掖召儒生
連艘千里吳陵粟擐甲三營突騎兵旗亭分隊起
輦路入雲平橋車隱隱闐街轉流汗窮冬氣猶喘
說劍相邀過慶卿談天何處逢鄒衍走馬東門繡

陌新角弓珠彈鬪芳春曾持紫綺裁行帳共屑栴
檀作遠塵董石豪奢何不有材官導前蹶張後蘭
錡分將御仗陳椒房自合君恩厚家小兒元賣
珠霍氏大奴公使酒榮華銷落須臾事盛滿尋常
多怨忌但見交游去翟公空傳丞相過車騎由來
破甑難重炊由來素髮難復緇千余處囊意氣盛
一朝脫手爲人欺君看世事共如此獨傍悲歌高
漸離

觀運甕圖有感

身壯士營四海褰衣赴時屯白日檐前馳所悲功
與名吾聞運甕翁爭此一寸陰端居撫髀肉氣嘆
何時平

恭讀 宣宗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述

玉岑維冊府詞林亦蓬萊躡步集華堂仰觀天文
垂照曜金銀榜歛奕丹青辭日月懸雕楹風雲起
檐隈肅瞻晃心目再讀欽明規於赫 章后朝求
賢盛文材羣雅佐洪流三楊揚其徽詰辰趨紫闥

中霄直彤闈延對詎有時嫵款豈云疲訪道屬清
論懷邦軫遙思揆藻成典謨載賡迺臯夔祕館存
勝事衿韋映餘輝願言崇四禁策蹇企前綏

省耕圖

條風吹土脈農祥曜春正耕作豈不勞田家自有
程哲后布天紀維艱軫人情高居恣遐覽肅駕起
辰征廣隰旣芊緜雙渠正縱橫平林入簫管烟樹
引前旌飛蓋何躑躑鳴鑿稅郊垆樵牧時聚觀臺
筮乃逢迎我后有仁言黽勉父與兄卒歲良在茲

蜀道集 卷之十九 六 本律補
努力畢所營，寡夫誠細微。懷辭獲昭明，前春賣黃犢。
荆杞中田生，清朝把鋤犁。手足故難勝，一言感天聽。
引躬發淡誠，穆如祥飈施。益若湛露零，稽往頌遺摹。
披圖煥丹青，黃虞洵眇矣。無迺岐周氓。

盆菊吟

秋林多高風，秋士多苦音。停杯且莫歎，搖落請君聽。
我盆菊吟含英吐豔，那堪久爾獨開芳。衆芳後有時，偶結先生鄰。
何意頻過白衣酒，托根只擬在林丘。照影寒潭澹澹流，幾處籬邊和露曉。
幾叢竹底抱霜幽，霜露連天下平野。小摘疎花自盈把，荷君清賞爲君移。
朝來卻種華軒下，綺席金缸白玉鎗。相看忽有東籬情，枝枝故與簾櫳媵。
細細香添酒味清，薊門寒色由來蚤。朔吹先凋玉堦艸，高堂十月無風霜。
一盆長對風霜老。

玉壺冰

玉琢冰分彩，冰凝玉竝妍。娟娟映瑤席，炯炯見壺天。
表淨輕寒徹，含虛素影圓。已憐清比潤，誰辨白非堅。
曉日消難盡，宵光照獨懸。沖襟如可尚，應道

學春集
卷之十九
本館藏
衛公賢

秋聲

玉露泫前除涼蟾明素襟誰能北牕下聞此秋空
音落葉殊未已客懷良不禁淒涼帶斷鴈惆悵雜
清砧入塞風仍遠懸鐙夜更深朝看天苑裏蕭颯
半疎林

聖節朝賀

毳毳羽旄纒蓬萊幾派仙韶拂仗來
帝座高臨南極迴香烟不動五雲開月輪尚抱千秋鏡露掌

初添萬壽杯

是侍臣多寵渥鳴珂新拜紫宸回

送經略大臣行邊

元臣擁傳寵巡行旌旆蕭蕭鐵馬鳴舊事十年開
玉帳新從萬里作金城黃河到日應空幕紫塞於
今大治兵莫道和親明主意肯容胡虜更求盟

齋居對雪

真成居玉署到處點疎林緹瑄葭初發寒城花已
深流光驚照眼虛白暎齋心會獻甘泉賦誰賡郢
客吟

三餘篇

夙齡嗜篇翰
屈首受詩書
褰裳九流津
送目萬古初
四序互推斥
哲人攬其餘
壯心感促運
興言在端居
端居歲云暮
連陰盛冬節
寒宵耿難曙
銀漏凍初咽
孤幔掩夕飈
懸鎧照餘雪
鬢稅世人冥
心契往轍往
轍未遐邈
披覽見音徽
衆籟兔鳴理
遣羣言齊
夕秀長鮮妍
陳編吐新詞
五車豈多方
希言詎玄微
汎濫竟何取
吾今謝筌帚

七夕效梁體

金商及茲夕
玉除款佳節
爲惜雙星分
坐遲明河沒
年迴無來旌
消沈有歸轍
初歡遽爲戚
促會重成訣
淺渚多波濤
修梁易地絕
團團晚露淒
悄悄陰風咽
彼美嘯儔匹
芳馨盛陳列
弱縷逗纖鍼
清眸亂微月
引領睇靈駕
冥心丐餘哲
七襄詎云巧
一水竟垂別
揮手謝世人
聊用安爾拙

寶劍篇

長安貴酒酒
正醲拔劍躍
起心狎狎蛇
文龜甲忽飛
動魑魅滅
沒妖氛空
須臾聳身舞
超越不見一

身惟尺鍊雲光黯淡天欲低颯颯長風滿團雪傳
聞此劔古時鑄赤堇初開越溪竭神物時與龍蛇
爭腥氣猶殘猘獠血轆轤蠹蠹蓮華起況復提攜
游俠士太平不見有邊塵夜夜牀頭鳴未已爲君
一剗陰山址山中狐兔盡枯死致兩單于報天子
匿景銷形匣中處

憂旱吟

氣慙慙今天飛沙義和馳今鞭日車瞻原隰今皇
心嗟秩望祀今丐甘澤薦犧牲今選圭璧靈將許
今油雲集爲吾訟風伯今胡不仁雲散漫今愁吾
民連降沴今東南貧食無糗今羹無芋朝不夕今
出不可以去舖糝糠今待茲歲今不雨今禍焉至
赤子疚兮號呼恩澤降兮東吳江海涸兮魚龍枯
斗水挈挈兮吾誰蘇今不雨兮何爲乎皇孔仁兮
濡焦枯左右盼兮良輔歲大旱兮用汝作霖雨

喜雨

歛景積農節陰雲未曾紆中田似龜坼二麥亦已
枯青根吹斷稷苗槁春盡平臯少青艸自有皇

仁軫予遺豈無天意隨精禱西山吐雲雲高驤奔
雷走電白日藏旋驅長風助黯淡頓歇毒暑生清
涼金雀欲飛玉螭吼碧瓦滑淨青苔厚紫氣方開
墮遠峯輕烟乍合圍宮柳方開乍合多奇色散入
郊原轉蒙密已看百卉動菲菲漸聽雙溝流滴滴
枯槁蘇息萌芽張高者宐菽低稻梁秋原晚稼紛
可望扶犁戴笠多趨蹌擊鼓報賽樂以康誰其致
之維我 皇於萬斯年維我 皇

塞上

漢家全盛日天子重邊功將軍復新貴授律遠從
戎直埽北平北橫驅遼水東胡沙漫漫天無極塞
上嚴霜衰艸白荒屯落日筋竿勁半夜寒聲刁斗
急月滿空營雜虜逃葭鳴陣轉大軍號偏師萬里
猶嫌近百戰經年未是勞丈夫致身須用武擒虜
單于滅強虜骨都當戶何足數功成歸來報明主
萬戶侯印賤如土

塞下曲四首

胡氛蕩盡羽書稀戍鼓無聲獵馬歸并州俠少輕

學齋集 卷之十九 本館藏
征戰但話休兵淚滿衣

其二

寒沙月黑生殘燒隴水秋高足斷雲誰上孤臺夜
吹笛傍河胡帳幾千群

其三

都護輕衫結客遊闕氏馬上錦雲裘軍書一道甘
泉入邊塞年來始覺秋

其四

共道天朝雨露寬親將丹詔寵呼韓軍中賸有封

侯骨獨宿清霜拂劔看

瓊島春雲

蓬萊島嶼春晝暉春天搖曳晴雲飛輕陰忽帶日
光薄嶺樹欲迷風力微遙憐孤影泛仙蓋已作五
色明彤闈東郊臺笠苑牆外觸石乍去成霖歸

蚤春

題詩載酒曉相過上苑年芳入醉歌到面正逢花
信早隔簾無奈鳥聲多烟和翠陌垂青柳水轉銀
塘長碧波況是太平饒樂事春風莫惜易蹉跎

太廟薦新麥

秩祀森嚴建禮儀涼溪西苑麥秋時闕宮曉闢陪
羣后玉座香清薦兩岐樂奏薰風鳴劔佩日晴沙
燕拂旌旂明時賸有維馨德會見齋居展孝思

賦得雨中春樹

片雨蒼茫薊北天帝城樹色總芳妍風吹細雨添
親翠望入平林濕晚烟花閣晝陰餘照裏人家春
靜綠楊前物華到處應堪賞聖澤今看艸木偏

端午

賜畫扇綵縷艾虎艾葉紀恩

陽節開重午封題下九天扇應摹滿月絲與續長
年畫裏乘鸞巧釵邊繡虎妍沐芳時已及懸艾俗
猶傳裁剪淡宮出恩輝侍從偏舊聞明鏡在獻壽
聖人前

賦得五星如聯珠

歷歷白榆合輝輝黃道迴斗間分劔彩漢裏結珠
胎聚井真人起觀河五老來貝懸天闕麗旒綴帝
垣開穎地同占德奎躔已應才紀元徵巧歷千歲
亦悠哉

咏上苑桃花二首

度索山頭駐綵霞
蓬萊宮闕即仙家
共傳西苑千秋實
已著東風一樹花

其二

宮柳垂垂黃鳥歌
桃花朶朶照青娥
花間無限成蹊處
應是宸遊翠輦過

咏史四首

漢主祈靈起露臺
當年侍從謫仙才
蟠桃竊却來人世
割得金門賜肉回

其二

市隱爭高處
士星君平元不厭
沉冥五侯門
館多賓從自映疎
簾註道經

其三

世路誰憐阮步兵
登高懷古不勝情
深林盡日供長嘯
應是羞成豎子名

其四

孤雲冉冉意如何
五柳先生解醉歌
一片壯心千載上
短篇牢落咏荆軻

頌

萬壽無疆頌 有序

臣愚陋伏觀於天人之符非夫剖乾紀殫坤珍統
三靈而間毓未足以發祥上哲非夫杖神摹總聖
真通邃古而成未足以茂衍鴻祚故華渚流虹
旣徵於瑞牒空同順風亦遊乎道圃猗休哉盛烈
所同貫也恭遇我 皇上道沖爲用居萬物之宗
德大難名得聖人之壽天休滋被六合禔福共履
仁域游於大年維茲月日 皇上萬壽聖節所屆
也於是盤石宗盟承流庶案車奏於邸能充乎

廷以至夫闢梧浮竹之茵椎髮交趾之長莫不望
期輸贐咸至於闕下隨禽而舞應嵩而祝者不可
以圖繪記都歟盛矣夫有萬其歷盈數也維仲之
秋成候也取數之盈偶時之成善契也由斯以論
華封千歲之稱詩人岡陵之頌殆未足述臣聞養
精葆神道之先保世安民壽之大周王所以致美
于作人姬旦所以陳符于無逸咸是物焉皇上于
是宅簡靜以頤之躬憂勤以蒞之夫簡靜之引年

長于呼吸憂勤之寧志逾于康娛用能體天之健
而竝其延如日之升而繼其照所以膺茲孔固躋
于無疆者意在茲乎蓋漢代玉杯祇重其妄惑唐
人金鏡奚取于虛縻臣無取焉敢竭其蒙矢詞以
頌頌曰於赫昊天鑒觀明德集我皇帝爰萬其曆
皇帝沖聖遂闢四門煌煌厥初如日始暎旣十八
載有擘其耀窮幽暨潛日中之照慈宮孔赭頎頎
聖嗣銅龍玉螭式讌以喜皇帝曰嘻荷天之祿匪
予一人錫茲四國哿矣四國優哉耆老有黎在田
有嬰在抱遠爾札瘥綏爾壽考維此壽考維天子
賜胡不萬年以長以隸凡具齒頰靡不善祝蒸和
踊祥均天子福會朝孔盈考鼓奏笙詭服蹕蹕拜
稽于庭植山爲籌引海爲杓皇心悅愷我庶孔樂
克寬克仁合契上天可以養生可以永年姬公作
訓鑑于無逸臣述頌詞庶其罔斁

箴

擬養心齋箴

億兆之衆環拱一人則君爲民心耳目之官率從

大體則心爲身主夫心也斂之方寸曾不盈掬是在所養曰惟寡欲消長靡常譬彼山木日夜所息雨露所滋平日之氣萌蘖幾希惟此幾希豈勝攻鬪憧憧往來與接爲構淫聲亂色伐心之斧斤毋亦却聽收視以培吾真靡麗玩好牧心之牛羊毋亦守素抱朴以葆吾光神以恬愉而沉湎則搖形以安適而馳騁則勞存以恭默居以逍遙優游於道德之途偃息於仁義之圃無間十寒無咻衆楚衆欲退聽惟敬作所天君泰然乃有寧宇昔在帝堯允執厥中舜禹相授精一其功明明 皇祖丕闡敬一心問是傳心箴是釋我 皇端居獨觀昭曠澄徹本原屏除諸妄以虛爲室以靈爲臺宥密退藏重門洞開清明在躬貫穿今古遠紹帝學近繩祖武敬稽首而獻箴願願諱於庭戶

銘

原心亭銘

混儀未構靈府焉宅天游邈矣汗漫奚適無上誰君匪來孰客作聖曰睿厥官惟思秉禮斯制體道

云微人之不極心是用違不風而波無蹕而駛曉未及動再撫千里熾之欲燎凝之欲冰晷不暇移寒暑倏更小夫捷巧辯士華言浴之洄之孰知其源虛之逾實合之遂剖彤馳影繁誰執其咎伊何原心心無原所以名斯亭於焉託處

露布

禦虜大捷露布

臣聞日月所照孰匪王臣天地好生不滋異類聖一戎而定亂武七德以安民故負固虞朝難化冀階之戚倔強漢漠終懸藁邱之頭誰能去兵以幾無敵況夫杖中原而拓地軸伸上策以揚天聲惟我德刑昭其順逆納諸大造溟海之受涓流加以靈誅衝風之隕微籜殆未有背德稽死于盟獲原者也恭惟 皇帝陛下臨太紫以凝圖契重玄而執象乘龍順動賞則春罰則秋馭馬若驚乾于朝惕于夕化敷有截威暢無垠執玉帛者萬邦袞金湯于千里維北虜俺答者本竄匿窟酋芟夷餘蔓阻兵絕徼屢稱候月之師鳴鏑近圻嘗星射天之

釁徒以至仁兼覆棄彼前愆大德曰生寬其後至
放麕解網豢豕於牢寵之五等之封延以再世之
賞恩同天壤盟指河山以至骨都當戶之倫戴斗
荷旃之衆灌鼓惡枿封號等於秦官羔犢胡鷁屬
厭均於漢物鴟雖食椹載好其音而鷹之化鳩終
憎厥眼一彼一此疆場之約未寒百負百欺詐諛
之謀彌熾貿市者歸馬骨而去入邑者擇人肉以
飛邊吏執言欲問辜而擢髮朝廷赦過猶藏垢以
爲心兔穴久而彌深豺牙飽則滋厲穹廬西徙託
波匿於佛門蝨賊內居肇伊川之祭野遂乃咆哮
檻桺挽裂衣裳部酋火落赤倡亂獨先甘爲戎首
順義王捨力克同惡相濟以卽姦謀俱忘夏屋之
恩共作躡林之會涉我河曲軼我洮州焚劫士民
傷殘將吏萃蚊雷而震瓦合螢火以燎原隄蝕穉
天一曜爲之改色流脂浸野萬靈於焉痛心虜氣
益驕非大懲則不止我謀旣集雖小挫而益堅朝
野囂騰神人馮怒投袂而起與子同仇請纓以行
如彼私怨於是飛芻函谷整旅汧雍死士百金騰

裝七屬中權後勁堂堂無戰之師左旋右抽捷捷
有名之舉西引羌髻叩笮犄角之遙助內聯燕雲
遼朔首尾之勝形或邀彼情歸或襲其空出龍庭
直掃大張六月之誅虎穴宵探似落九天之上於
是瓦礫揚而黑雲墮旄頭落而旬始銷隻輪鮮還
六羸自遁撐持虜骨填青海而不流錯落游魂望
陰山而痛哭鯨奔鯢駭盡歸京觀之中卵竭殼殫
併隕覆巢之下王師於鏢歌有杖以旋師胡運旣
窮和無人而製曲此皆靈武遐昭神謀密運飛書
一札置強敵於穀中暖閣數言折修衝於堂上如
臣鴛下伏在行間敦詩書而未能媿俎豆之曾學
敢云臣力以貪天功不勝慶快踴躍之至謹奉露
布以聞

序

遼陽大捷聖武頌序

皇帝受曆纘功維十有八載威宣惠和川靈嶽祇
罔不秩厥職自候尉所未嘗縻狄鞬所弗暨幽岨
荒忽傳聽附進咸委珍於宗伯下瀨餘艦之艦縻

沒而不設深叢毒河五嶺九溪之間造津梁而飭
城郭定革臥鼓者歷年於茲葷粥氏世長北漠實
有豕心弗可臣畜亦克懷我刑德句成乎疆圍於
是奮尺組以招之浮甘餌以鈎之馴馴焉澱澱焉
罔不剷厥齒角秦於牢筮之內維遼海國東偏也
醜虜錯時種落龐雜聾於文告不可訓定蟻屯蠅
集驅之旋來小挫大創未懲於厥心春二月大酋
土蠻卜言召周等控弦數萬誘迫西胡薄我遼陽
城下壁壘旣肅援師大集震崩宵遁大將軍以兵
由奇道邀擊大破之得甲首二百十級以獻書奏
天子曰維予虎臣奮厥武予嘉爾庸維多予將親
受于廷曰茲維天地宗廟之休烈予一人無敢私
其以俘告曰予嘉念將士勤苦其發金帛勞賜之
皆如詔令而臣役筆札幸與事會烏可無述遂作
頌焉

十三經註疏序

孔子曰述而不作而後世儒者推明其功過於作
者蓋凡今之所尊之爲經而不廢者皆考信於孔

子也余嘗觀覽古昔竊謂三王以降六經所起均歸於述故易演於圖書紀已事詩采謠咏而禮稱成數古聖人之未嘗作也久矣寧獨孔子哉自有夫子而經之名著秦滅去孔子學而經絕漢尊大之經乃復出六經始爲孔氏書盛與替視之漢初出於炎燎之後口授臆決人舉所遺家列其說彬彬乎斯亦述之偉烈者也而或以踳駁支裂戾於聖人謂經存於秦顧亡於漢不亦過乎然予竊怪三代以前無經學之名爲之程無孔子之所考衷爲之的成聲而歌之成信而書之成象而儀之無之而非道耳非爲明道設也其所指龐然錯出不稟一途故疑於滄雜而繹之則惟一言也漢之後尊學而準於孔子言匪依經則見斥經匪稱師則見姍的然以明經爲事而粹然繇於一術然戶立黨植言愈破析堂室之上樹爲百家古異之而愈同此同之而滋異則曷故哉夫聖人無意立言而道載焉而漢儒斷斷焉執往言以附已意守轍滋其前陋務勝啓其後疑馳末流而測江海固宐什

伯而未止也故三代以上卜師歌工之書紀年官
府之牒拜起籩豆之事執業問對之詞皆足擅經
之號而其後老師大儒白首治一籍日訟同異僅
欲窺其籬而未足蓋道無域而言有方聖人見其
同儒者標其異故也然士生三代後而欲聞孔子
之道非經烏乎取之迨後世而經遂不泯滅者誰
之力哉諸家訓故不具見見於唐孔氏所采輯十
三經註疏多其說之晚出者夫方微難扶而既盛
易飾舛端者多瑕疵踵武者工潤澤故說經之家
後常揜先所從來久矣自宋儒出而是編幾廢嘻
又奚怪乎然當今世而推明述者之績衡難易而
第其烈漢儒其稱首哉稽漢註者以是編故重刻
之

八大家文集序

儒者論文宜折衷孔子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夫意
鬱而不宣而後有辭辭取達意而止此萬世修詞
宗旨也六經之文炳焉與日月竝懸寧獨以其辭
工哉道散統分處士橫議而虛無刑名捭闔之流

競挾其一察以號於世其見雖不該不徧而詭於大方其辭皆能道其胸中之所欲言故其書宜爲儒者所斥不道而猶與六經並傳至比景星之佐三星者徒以達也左之葩馬之逸班之密至今讀其書如身在其時接其人覩其事夫非亦達之故邪夫文不主達意而以字句爲工則是東京濬其源而六代揚其波者也至唐而靡極矣昌黎始揚拈孟揚以古文詞建旗鼓而河東以偏師佐之故秦漢之氣復振然卒不能挽天下而從已也

亦以亡至宋而猶沿五季之陋其於晉唐黜其藻而襲其卑至不知韓文廬陵始得之松飴之餘而表章之以振靡陶窳爲已任而看山而南豐臨川附離而起相與馳驟於秣苾自是而後始知以通經博古爲高不復競秀于字句其詞雖不麗於古其於孔氏達意之旨固無盭也而唐宋八大家始並峙於作者之壇而無敢爲行至者蓋退之爲文惟陳言之務去而子厚躋之永叔善介甫之文而病其摹古也令子固語之曰學古文正不必似之

介甫遂易柱而鼓遂爲詞宗至三脊山爲永叔所
心折而樂游揚之者其蘊蓄遠矣乃不道古人一
字夫此八子者豈其薄古而不用哉蓄而欲通溢
而欲流有成文焉躍然吾前則急起執筆而從之
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儻規規焉取古人而摹
之卽馳左驥莊陶史鑄漢胸中之所欲言反爲谿
徑所束而不盡夫惟以達意爲主則雖欲不棄古
而有所不能故爲文而型古求其戶牖明而塗徑
近舍八家無絲也 明興二百餘年代有作者率

道斯路弘正之際一二能文之士始以時代爲上
下謂西京以降無文焉天下綴學之士靡然嚮風
其持論薄八家不爲其著作又非能超八家而上
之者徒取秦漢子史殘膏剩馥餽飭紉綴衣被而
合說之如枯楊之華祇增索然而不見其所有迄
今而弊極矣獵新采異卽重譯竺乾語亦爲制科
羔雉至于弁髦經傳而剗心虛無刑名裨闔之書
大書深刻細帙縹囊充棟溢市競相懸購而八大
家集塵翳高閣徒爲蠹殘鼠侵耳士趨若此君子

有世道之責奈之何不亟挽也夫八家於秦漢子史其工否吾不能知顧其所據者經其所傳者六藝之遺旨而其體裁事情於今時爲近也夫諸子詭而不經吾以爲不如八家之正也左國史漢敘而少議吾以爲不如八家之備諸體也子史之至今傳者以其能達意今至於無意可達而徒剽其詞吾以爲舉世之癖非沈潛八家弗療也爰爲是正付之剞劂令有志有文者靜而讀之如飲醇而挾其糟粕鮮不粹焉臻自然之域成一家之言以庶幾無負聖門辭達之旨無使百世而下謂我明無人則斯刻爲不徒哉

人物志新刻引

劉邵人物志其言九徵十二流備矣然括其大凡略有四者一曰中庸二曰偏至三曰間雜四曰依似昔夫子嘆中庸之爲德自昔難之而間雜依似邵以爲風人末流不足具論其於偏至之論獨詳焉蓋材本人性隨性所近誰獨無至哉雖矇眊侏儒顛愚狡賊亦有之故天下無不材之人而古今

無乏材之國雖然偏至之材上與下兩適則交遂而兩件則俱困上困於得所短則龐駁而取之下困於失所長則旁出以文之轉動流徙淆然竝驚故不獨上失其用也而士亦自喪其可用且不知已爲何如品何者爲已能而責上之藻別不已難乎上無所指取則漫示兼體以明其通上有所指取則詭寄一節以中其好九徵之所難察流業之所不載於虐後世之士抑何中庸之多而偏至之少歟夫慎揄鑒擇誠僞使官各稱其器人各保其能於所偏無以獲真有胡可不詳覽於是書遂重付之梓云

恭題

聖祖御製文集後

我聖祖高皇帝起徒步定海內反夷爲華蓋自昔以武功稱者至是皆廢斯有識者能道之及臣受御製文集莊誦卒業則又竦然歎文德之盛也所謂天縱之聖文武竝運者千古以降見我聖祖一人而已臣竊覽觀古昔人主撰述大抵詞臣橐筆以代而我聖祖則倉猝染翰畧刻萬言

其垂意學術者皆得自師傳而我 聖祖則思若神授不煩夙學草昧經營之主往往習于馬上不事詩書而我 聖祖則投戈講藝冥契道真間有崇好文墨又多留連光景藻績是工而我 聖祖則原本道德謨成定保繩纏乎洋洋乎懸合典謨之精發揮三五之奧迄今讀之猶恍若履 明庭而聆誥誓也夫我 聖祖聲律身度豈做學士儒生靳以文行于世者矧且掃百年之胡氛一旦蔚爲文明經緯天地斯不稱至文哉而又奚以言語文字爲乎雖然天地無心于文而七曜之貞明萬象之萌達孰非文也觀天地之蘊者必于文乎觀之猶我 聖祖不求文而文生焉不靳傳而世自不能不傳也且使萬世之下由可見者而究其不可見者則燕翼之助將在于此蓋古帝王之世並有珍物以貽厥子孫用昭世德若琬琰弓矢之屬而其子孫亦世寶之弗墜而況謨訓所垂炳烺日月豈直奉爲珍玩已哉則 聖祖之所以貽我後王者渥矣於乎此固我 昭代之寶而非歷代之

所爲寶也謹題

讀鹽鐵論題後

夫國家之利其鉅者亡過山海鹽絺繆鐵之貢自夏禹已然然皆任之於民稍以所出制令上供而已及管子伯齊始籠其利而收之宮桑孔之徒相與祖述而致精焉於是商賈無所牟大利國不益賦而用饒也文學之士以桑孔開利爲罪梯百喙討之愚以爲斯非桑孔之罪亦上下之勢使然也何則三代之時其民朴茂而亡邪心故關梁山澤

之利可推以予民而無禁後世姦滑滋多利在則赴之如的暴子弟無賴少年往往睥睨其間內交亡命大亂之形日具矣不盡收其權而嚴鈇趾之法何以言富有四海稱神靈于天下所謂山澤之利豪爲政耳縣官豈有賴焉況漢武時萬里征伐軍興之費不訾加以封禪宮室帷帳之侈河決歲侵海內蕭然文景之所遺若掃矣斯非官山海立平準他求所以富國術其道無繇者醫之治疾也急則於標緩則於本藏金抵璧之說施於公私俱

困之世終爲氷炭柄鑿而已矣故曰非桑孔之罪亦上下之勢使然也夫鯨之城也桀之瓦也蚩尤之五兵也秦之郡縣阡陌也至今莫易也然則鹽鐵之議獨以出自桑孔爲可罷也乎哉

跋

國子監奉 旨刊十三經註疏先進孝經跋

維天子懋學晞聖垂意於經術詔臣等校繙十三經註疏重刻之辟雖孝經最先竣謹頓首進御而臣蒙鄙謬爲言附諸後方曰昔孔子贊易刪詩書

定春秋禮樂其闕者網提政事攷稽風謠釐舉名分極命於儀物等殺而精者苞陰陽之紀通神明之奧博大微眇至矣然猶退而托於述者而後世尊經者由孔氏亦未嘗名之曰孔氏之經也其係孔子言斷然以經號者惟是書而已夫生而能之不詔而人喻焉此天下至邇甚易者也其博大微眇者夫子旣附之剛述而取夫邇且易者自名其書聖人之所爲道其可識也上下異操遠近不同等故或有韋素所懿行而非帝王之 其以天子

撫有四海之隆貴而術不必有加於士庶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至德備焉又何其博大而微眇哉書君陳言惟孝友于兄弟克施于政而漢儒揚雄亦云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歡心蓋施庭內而謂之政浹四表而謂之孝非二端也天子既已敦崇色養又身帥之正令爲父子兄弟足垂萬世法於以寧兩宮歡四表所稱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何以加於茲則今日刻經意也

記

己丑進士題名記

今皇帝之十七載禮部貢舉郡國士三百五十人廷策之賜進士有差復命工部立石國子監紀其名氏而臣某奉詔以文紀之循故事也臣不敏不嫻於辭甚不足以潤色鴻典光顯我皇上今日得士之盛然嘗周覽古今選舉之制而竊有概於漢也漢制自賢良文學孝廉茂才外上自三公府以逮刺史守相各得徵辟掾史至于駢弛散材力

田賤業抽揚蒐獮不間幽滯抑何其闕遠也哉隋
唐以降而進士科特重宋中葉又易詩賦而經義
國朝因而弗改選彌重矣以視兩漢蓋亦賢良文
學之遺焉方諸四科已爲稍陞况暇語繩墨之外
乎然弘濟之彥端雅之士肩駢景附挺出乎其間
非讓漢也又奚故哉臣以爲天實生材而繫其重
於上夫上重之而能副上急之而能應者此必豪
傑士也故上博求之則下之才分上專求之則下
之才合由此言之鄉舉制科詞賦經義要各以明

示上所重登天下而爲之梯耳至於翹材論秀不
乏於用古今一揆安在其爲異也夫士一旦離田
畝釋負擔其名氏書于天府可謂甚幸而又勒貞
石紀之此上所以寵異士庶幾令世世不朽然自
我朝設科以來而版牒名姓具在臣一就而讀之
而不知爲何若人者亦已多矣其賢者卽不必居
位顯而臣能識之不賢而位不及顯以歿者臣不
識也顯矣而生無稱焉臣不識也惟名在詬辱而
位又榮顯臣始覩其號而羞之慄然引爲覆轍蓋

斯人者姑欲求爲彼之無聞而不可得也夫上以此顯士士願不能自顯名安在其爲不朽且臣願諸士一循其名夫所謂進士云者以其爲士而進之也設如臣前所稱齊民猶不齒之何得言士昔者夫子爲子張論士而深辯聞達若曰其達者爲士聞者非士也聞猶非士況泯焉無所聞又求爲無聞而不可得者哉則非直負上恩幸亦重爲斯名負諸士烏可不勉在前甲子今歲爲 肅皇帝之八年則議禮飭紀謙恭泰交之盛際也故是歲所舉士多克以功烈文采表見今 皇帝率祖攸行治化翔湧歷年於茲臣以此卜諸士矣士其勉諸

擬庶吉士題名記

庶吉士之選始自洪武乙丑而特重於永宣間天子至親臨教身爲之師日直晚退號最寵近是時尚寶司六科諸列署省禁者皆有之而其以選讀書文淵閣卽隸名院中者亦弗盡與也至正統初改勅翰林院於長安門左玉河上而庶吉士始

專屬詞曹以學士二人傳之開館公署視初制稍異已然居優陟懸未之或改都樞軸書竹冊名德茂伐相望乎前後倚與盛乎自古所未有也夫先王之用材與其養之其不能同日而一軌也久矣故術序鄉校以爲養而官聯位著以致用其爲士者或伏在藜藿誦習記聞而難必乎一日之用或執掌盡瘁畢命于王事慮亦欲績學自輔而難得乎一日之暇蓋旣養則責其用旣用則程其力其仕之也必有專而教之也有時而輟學之與仕其

不可以兼得也如此然國之需用有纖鉅而材品亦有常有非常故有用之爲用而又有不用而用之者有養之後用而又有用之後養者先王之樹人其猶樹木也中曲斲短櫨者用而斲櫨已耳至其於豫章必擁植之不苟尋之斧柯而他日所中梁麗者必此也故棧樸細材可薪可楨而奉璋髦士則旣攸宐矣復追之琢之是故謂之曰善官人舉焉而學則可謂無倦斃矣是故曰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豈非所託重而取效遠者哉國家所重

獨進士科而所謂庶吉士者又匪直十而得一也均仕而據獨優齊祿而享獨逸勞瘁鞅掌之事不以煩其手足而儻然似一無寄也處身清切寵貴之地而猶有儒生敬業樂羣之快夫其優而聞之也而後集以大勞有不窅焉其無專寄也其有以寄之而一無所事者欲令其無不事也蓋上之官羣材也用其力而此獨用其識與神故庶官咸以用用而庶吉士特以養用詎直使操弄文墨詞翰潤澤稱文學侍從云爾哉院中舊無題名非所以明恩數追往躅昭示來禩暇時搜覽舊帙悉得其姓氏邑里官次具載之下方而綴之詞焉

論

寧靜致遠論

天下固有事哉日無生之足矣事難成乎哉日無敗之足矣凡事生於動而敗於動故天下之制事者有三上材事而無事中材事而有事最下生之敗之故專靜焉上也慎動次也下乃喜動夫以喜動爲動者則必滯於動也宋人有適燕者其一人

欲至速徒步竭蹶絕筋而走百里而罷其一人乘車服駿懼其不疾也叱咤不休鞭箠屢用數舍而敗子期造父則不然其說曰馬體調於車人心調於馬安坐執組而致千里矣天下之公患者勢本約而意太繁境本常而情好變機本伏而慮橫起我之成心爲事與主是謂事在情中故以繁馭約約化而繁因變紊常常遂爲變心以生事事益生心及其潰然旁出憤然卒起盪神怖鬼左枝右梧口噤不給言目眩不給視反以我之耗氣爲事僕役是謂情在事中此非好動之過邪夫天下之事處其外則大據其上則尊無我以游其間則逸辨曲直者其無曲直者也審是非者其無是非者也令吾之情與事相和相敵偕出偕入遞勝遞負其不足以制事也亦明矣君子之所謂寧靜者非好靜也誠處於事外而據於物上也上視下者明大治小者順烏往而不暇奚爲而不得哉且世之言靜者曰無動故能動耳此不然論也君子之心常靜常動者不可兩分之說也水終日流而不害靜

石感而聲風感而波山湧人立其靜未改斷溝瀆
澤風之亦波導之遂注其動未改將奚以分動靜
哉吾所病於好動者非謂其不能靜而哀其終不
可動也如禽鹿狂走於機辟蹄係足械掉其尾而
已故知動靜一者足以發明致遠之義

成已成物論

君子之道固相待乎哉物相待者如積壤爲山山
盈則壤虛剗材制器器完則樸散以毀相成而利
相盜故或毀彼成此毀此成彼無兩利而兼成者
凡天下之巧會假合而非自然者皆是也君子之
道固相待乎哉且人之生耳目清矣手足利矣雖
有孩幼不闕所以持行雖有盲聾不失所以視聽
我由是也彼由是也不丐不施而兆庶同富自然
而已成耳故曰誠者自成而道自道我非緣物物
不待我我能含物物亦含我而世謂聖人獨能曲
成萬物者非聖人能成物而能識我也性之在人
如水注于瓶而日月之耀于室匪同匪異聖人納
涓滴而吸江海觀分寸而挾日月獨覽於杳眇而

天地萬物止其所矣夫一瓶之量一室之智衆人
之所守也故有分別傾奪爭鬪紛籍之變迷其一
成而據其兩闕保形以爲郭設械而守之物相物
而我自我者皆是也修士知欲成已矣夸士知欲
成物矣其爲已也因以絕物其爲人也因以捐已
世儒竝矯而兩存之稱衡其間而爲之序意以已
須先成而物以次及不識當離物時以何爲已已
未及成物奚不壞夫勤者不能加功于至足而仁
者不能爲惠于至公非黥劓而求補憂渾沌之不
鑿日以意識爲之懸疣其殆未察之故與蓋斯道
之離爲有物我若無物我物我卽成伊尹曰予天
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伊尹之所
爲成已成物者亦覺之而已矣

夜氣浩然之氣論

古聖賢心性之說多矣其以氣竝心志而言如所
謂浩然之氣平旦之氣者說自孟氏始愚以爲志
之有氣猶性之有才志運用卽爲氣性顯設卽爲
才實無二也惟其無二則先後分合無言而不可

愚遂得殫言之先志之謂氣卽志之謂氣佐志之謂氣蓋無之而非然者氣也百彙未啓一氣耳而百彙生百慮未作一氣耳而百慮生旁礴而無形溟滓而無之聰明呈焉圖維出焉故曰先志之謂氣也漠然無形無形而形焉之謂良心泯然無之無之而之焉之謂正志以有覺名心而覺卽氣以有發名志而發卽氣故曰合志之謂氣也氣也者虛而待者也志也者實而赴者也虛生實而聽於實茫乎泱泱隨其所之故曰佐志之謂氣也惟一

故可以先志而爲志之母又或後而以爲帥焉惟一故志合氣而得其它氣又合志而鼓其行焉孟子之所云至次者非有軒輕莛楹其間而謂之次也以言其合而俱行焉俱止焉若春秋所書師次於成之次也夫志之爲用也有邪有正而氣亦有浩然之正氣有紛擾之客氣吾體與天地一也充于體則塞于天地矣噓吸吞吐視聽持行一氣充之何少何欠而獨疑于塞天地者志害之也天地者無思無爲者也其非智故營度有思有爲者所

能充塞亦已明甚而氣也者思爲所未及故布濩漫衍之而有餘人之志出於一竅而八竅已虛處於一官而五官頓廢形猶人耳而痿痺偏枯氣已不能偏屬其不足於塞天地何怪耶然則莊周之言兵莫憐於志者非謬也善養氣者不參以志善養志者不參以氣養氣者所云直養之謂也直者順而達之自盛自大有成心參焉匪直也養志者所云持之謂也持者挹而斂之彌沖彌泊有浮氣參焉匪持也專志與專氣非必其相勝者也其專

於正耶氣壹猶善矣其專於邪耶志壹愈不善矣氣壹動志者殆吾所指紛擾之氣而非正氣然正氣與紛擾之氣又非有二譬如水然洪洞太空而浮厚土其浩然也或扞或決暴怒奔激漂屋沒牛馬亦猶是水彼勇於嗜慾而銳於攻取沛然而起澆然而恣固其所爲浩然者也使非有是浩然亦不能沛然澆然若此其勇且銳也智者卽渾濁而識水之體於紛擾而觀氣之元愔者不知焉雖然水之濁而澁澁其沚抑可見矣夜氣者沚之澁澁

者也構暫解而勇銳者稍怠于是無撓之而遽直無暴之而遽平而浩然者非特不甚遠於人而遂與天地相似嘻何其易哉幾希云者非始復而姑少之而聖人所爲充塞天壤者雖欲稍加於幾希而不可得矣噫志可持也而患於多岐故引而令求之于合漠之氣氣又驕僨濁亂而盡泄於旦晝則指其暫寧而遽還者曰曷不于平日觀之嗚呼何孟氏之惓惓也

黃石公祕法論

昔者戰國尚兵謀而孟子告齊梁推言仁人無敵趙孝成王言兵荀況亦稱三晉之技擊不足以當湯武之仁義後世儒者多因以爲談而兵家之術幾絀東萊呂氏曰黃石公祕法尚在人間不過仁而已雖湯武之得天下亦不外此蓋宗其說也予嘗誦書及詩有疑於商周之事謬於世儒所稱者數端足以明兵法奇祕王者所不廢似不專恃德勝也仁者非富天下則非惡其害已而動信矣然仲虺言建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

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若曰德相形而勢相軋
我不得不動耳崇侯之濟紂惡誅晚矣其不以諧
乎此可疑者一也文王至德也而武王稱之曰大
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其泰誓亦曰同力度德將
德可柔小而或難於大何力同而後度德乎夫德
有弗懷力碎焉力有弗敵謀勝焉而曰仁義之師
不事詐力此可疑者二也仁之所以易興者民樂
從也暴之所以易覆者民樂讎也湯之於民何如
哉而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夏正夏罪

其如台夫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而嘍嘍焉穡事是
懟豈履危蹈死卽湯亦不能得之毫民耶天下之
毒紂甚矣然君之而弗敢讎焉武王始明諭之曰
獨夫受乃汝世讎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
蓋斷其惑而激之憤不然幾渙矣民於仁也有懷
而不樂于動于暴也有怨而不敢于讎以不樂動
攻不敢讎而無術焉以必勝此可疑者三也借令
湯武之民皆樂鬪皆忘死不賞而勇無誅而奮而
曰予大賚汝孥戮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何聖人

之不能信其民如此又何贅說也金版六毀之書尚父實師武王今所傳儒者以爲僞撰其書真僞易辨然謂太公非兵家流不可也借令無他術周之仁人多矣宐皆可使師率而鷹揚肆伐獨以頌師尚父哉此可疑者四也蓋仁人者嘗欲生人生人而慮人之殺人則兵之兵之是以殺人之具生人不得其術而以自賊無異於救焚而入於火故斬伐覆絕者仁而奇幻恍惚者正古之聖人其用師非與末世權術之士殊也顧所由以用師者異耳儒者知湯武之多助商周之易與而不知其克敵締基若斯之難遂謂兵法爲不足用不亦疎哉漢高帝稱運籌決勝吾不如子房而其所受黃石公書卽太公兵法黃石公固非有他異書可祕也子房所以輔高帝破秦蹙項者亦豈盡合世儒仁義之說乎善哉霍去病之言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以此言黃石公祕法在人間其猶愈矣

原學

君子之學大學也不知學者不能見大不見大而溺於其小則學病今天下之病吾學者有五而異端不與也所謂五者殉小利飾小謹兢小節矜小聞驚小辯殉利者庸衆人也而修士非之聯隙塗釁過以苛細自苦言不敢先人行不敢戾俗卒身以此爲學世亦從而稱之曰賢良長者也其精意適足以周人之耳目而止節士聞而非之伸脊讓首谿刻而摩當世言先人行離俗卒身以此爲學當世亦多有譽雖然氣盈而德衰矣聞士以學古多誦爲富以華言筌辭爲不朽笑簡約而薄名理亦力學而不倦辨士非之曰此夫喪志溺心務華而絕根者也于是言則稱先師論則附倫序聽其說或然考其行實悖適足以譁衆而褻吾道此五者今天下之所謂學哉故曰小利敗名小謹賊德小節破義小聞滅質小辨亂真小者竝馳於世則大學病矣而異端不與焉今所名之以異端者二氏也所以訾二氏者絕欲去智恬淡寂滅也而世則多嗜好矣設智故矣競華豔矣其爲二氏者固

鮮也就有之奚害於世曰有一焉將驅斯人而從之也夫牽率多欲好械之徒而責之以絕嗜好去智故語馳逐華豔者而曰恬淡寂滅也是猶鼎食者而茹之藜藿廣闢者而居之林越也又必不能矣昌黎氏原道也嘒嘒然而與二氏辨其所謂道者固非道而其所謂二氏又非二氏也醫者不治譖迷中風而徒咎吐吸導引之無益不亦迂遠闊事理哉然則學者奈何聞之曰學也者覺也覺而後能見大富人穿壤藏金錮其上子不知也日愒

愒而憂貧相室者以告索得之遂以富擅其里向固不知其措身墊足之靡非財也而愒愒然貧是憂也故心本備足而謬謂虧欠也本明瑩而謬謂汙染也本旁皇四達而謬謂閼隔也皆是類也有聖人焉起而命之曰先覺爲之啓其錮發其藏而後憬然悟曰吾故完也故淨也故廣也天地固與我爲體而萬物與我爲一奚爲聖凡爲古今爲物我爲同異而我大矣故學也者非益其本無而識其本有者也凡學公而欲私虛而欲實學則通天

下通天下者固不以天下先已其非譽利鈍窮通
巧拙毫末不得入其舍惟以成已而已斯不亦至
公而私哉善可舍已仁不讓師納區宇而不窵包
于聖而不忤斯不亦至虛而實哉夫子曰古之學
者爲已可謂善用私顏淵曰舜何人也有爲亦若
是可謂善用實夫人情未有不自急其私而自足
于其實者也庭宇不糞除而饑人于田藏金于鎰
而乞于市世所謂迷罔人矣誠無迷罔則覺覺則
見大吁覺矣學詎有他事哉

氣志天人交勝之理何如

天有變異乎曰無異也然則曷爲有水旱曰天之
道通必嗇豐必儉如溫之必寒涼之必燠也曷異
焉甚燠盛寒之侵暴人也有期人因而常之大浸
大旱勢必復而期無豫則異焉聖人審數之常而
度時之變知變之爲常虞嗇於通救儉於豐若儲
裘筴俟寒燠患至無患故聖人者不能勝天而無
勝於天先爲其不可勝者耳水堯而旱湯此以爲
數之常也常故不爲暴增而不爲聖損亡國之君

多災者非多災備無具而民弗堪也一同之地一
邑之氓歲惡而窶者獨餒死天非擇窶者凶之亦
明矣朱頓無凶年乞夫無樂歲歲固殊哉因以聖
世必穰而亂季多災此不通之說也見聖世之穰
者災不能害故也見亂季之災者穰未能利故也
聖世固多災而亂季固多穰潦九年旱七年始見
於冊故知堯湯之多災也潦九年始咨旱七年始
禱故知災而不能害也夫災與祥不在天在民所
感一雲日風物耳以樂心感者雲增爛而日增華

風拂之加暢物違之加勝故處盛世而卿雲甘露
瑞艸奇木般般之獸嚮嚮之鳥廣載於圖牒其他
朧胸側匿震崩愆伏之狀非盡消弭也蓋略而不
紀民知其適然而不足異也故日月食於交會山
陵崩於朽壤非異也國無其政以懼心感焉遂驚
悼悲歎而指爲怪事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百
川沸騰山冢峯崩是也是以樂國之民腴不困水
旱非能無水旱樂國之民恬不畏怪異非能無怪
異而後世以謂一德可弭逆一言可亟回必奪成

數而勝之其不得亦明矣然則簫韶九成鳳凰來
儀者何說也曰聲音之極也以類召焉昔者師曠
奏清角玄鶴翔瓠巴鼓瑟游魚出聽徵乎哉是夔
舉其職而舜不與也如其德則有苗之民不宐後
百獸而舞以來儀瑞舜者不得其故而稱之之詞
也蓋天有常運聖有常政天職往復聖職生育往
之復之聖如何哉生之育之天如何哉故言天勝
人與人勝天似之而未盡天與聖各執其常奚勝
奚不勝耶嗚呼洪水方割下民其咨堯咨之耳計
其時棲者窟者擊壤攀巢式歌以嬉又何咨焉天
之不能勝堯果矣地平天成萬世賴之堯豈直勝
一時之天已也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
地之宐以左右民堯之謂也志勝氣者什而九人
勝天者什而九此張子厚所謂氣志天人交勝者
乎

大器猶規矩準繩

器也者以受爲用者也凡物有所受則必有所窮
斗庾受粟瓴缶受水適於量而止益之以升勺則

概必溢此以器小爲病者也夏后氏之鼎嬴氏之鐘簋世所言至宏鉅者也然均以適於量則有時而亦窮窮必溢夫窮而至於溢則鐘鼎與瓦缶同爲小者耳蓋天下有器之器有不器之器不器者制器者也握尺寸之木引尋丈之絲以爲規矩準繩噫亦小矣而天下之爲斗庾爲鈇缶大而夏之鼎秦之鐘簋者皆取則焉及其備物致用而所謂規矩準繩者又不與也蓋至極者衆物之式而至定者衆變之正彼用物而不用於物故億化而無方萬試而未始有窮夫子嘗曰惟君子可以大受也而論管仲則小其器夫匡天下合諸侯扶孱齊而伯之奉衰周而王之斯可以爲大受乎則管仲者固已優爲之矣而小之何居解者曰管子不勉其主至王乃稱伯故小之也夫子誠小之則不得復稱其仁稱其仁則固未嘗斷斷然明黜之曰爾伯也蓋管子大材也而亟於用其大譬之騏驥不千里不快志及於千里也而衰故管子幽囚繫縛不稱辱期以就功而顯名及於功立名附也而反

坵塞門已夫期者必至受者必盈仲蓋優於受而短於盈惟亟用其大故小也古之聖賢修其道不必顯功功被天下而我不與周公是已以一宰臣南面負宸朝諸侯勢疑迹焚視反坵塞門奚若也而夫子於詩書著其烈其詩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嘻豈不博大闊渺深於道也哉夫道固運器者也道運器命之曰不器器成道命之曰大器久矣夫不器之爲大器也管子者直器耳譬則鍾鼎蹠然究其量則窮善哉子雲氏之言也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治人噫仲之所以自治者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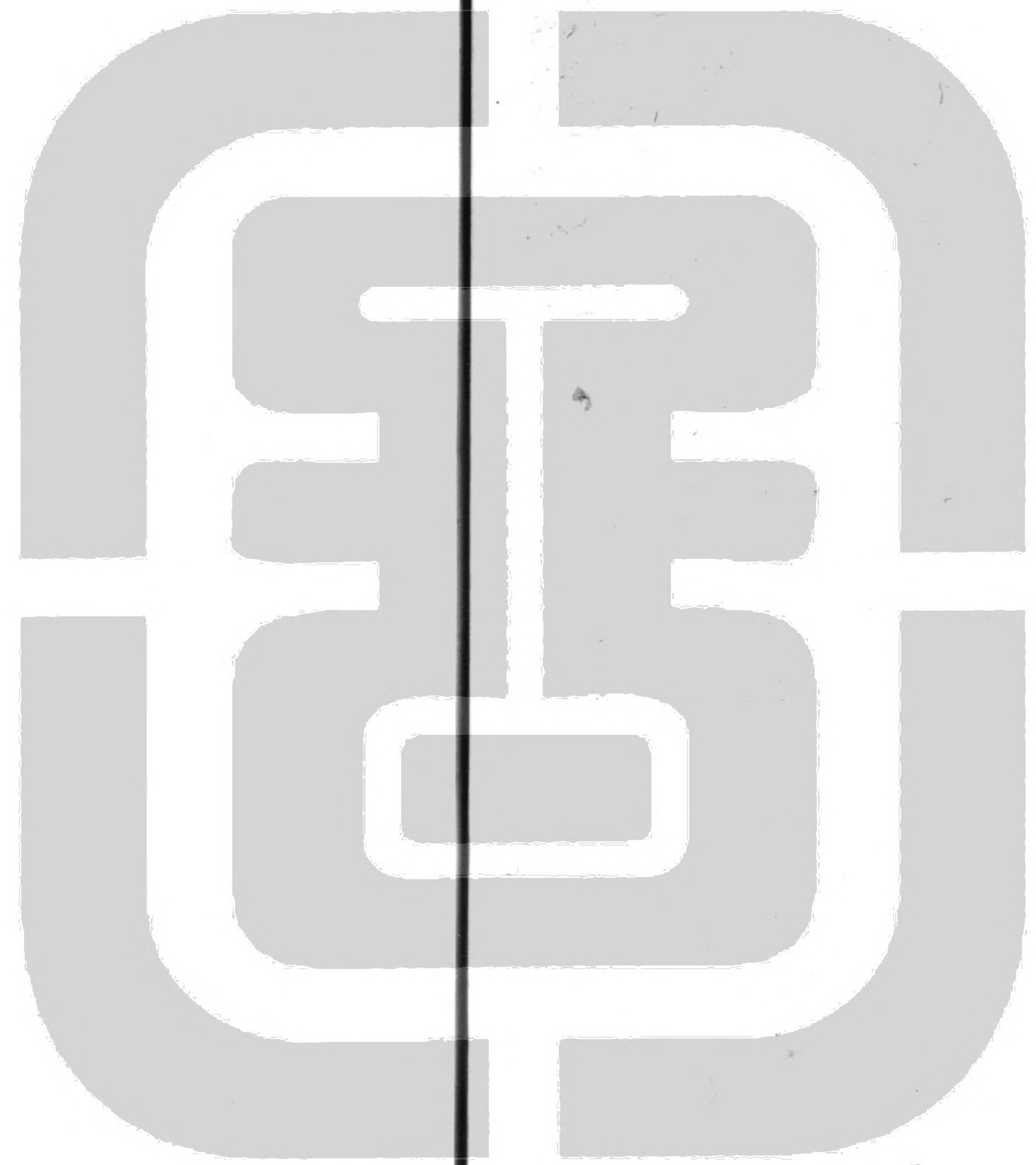
歐菴集卷之十九

集

卷之十九

三

之



程